

語絲

期五十四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	----	-----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希臘的朝山和奇蹟地

魯彥譯

譯者附記 本篇為法國第戎大學教授查理斯拉姆貝爾 (Charles Lambert) 於一九〇二年在該校講演的文章，經其親自譯為世界語，收入於其論文集『花園』(Bukedo)中。此文所述，重在希臘醫神阿斯克萊片奧 (Asklepio) 廟中醫病的事情，題中所謂朝山和奇蹟地即指此處。作者自謂竭力避開厭倦的完全科學方法，僅擇讀者所不大知道的，略帶科學性的一點，使讀者感到興趣。文中人名地名的譯音概照世界語規則，因而有幾處稍與希臘音不同，如字末之 σ 和 ξ 概代以 σ ，或在有些字的末尾加上 σ 字等。一九二五年九月，在北京。

不論在古時或近代，病人的眼光總是慣於

轉到神的權力一面去，希望從那裏得到有效的救援。古時的希臘人也是這樣，他們有許多醫藥之神；對於這些神，他們常去祈求，犧牲，爲了要醫好病痛。

但在實際上，他們並不期待神們祇說一句話或祇做一個手勢便使痛消傷愈永久除根，以顯其萬能。因爲神們，在希臘人看起來，怎樣也不能超出自然的法則；他們相信，即使宙鎖 (Zeus, 神和人之父) 自己也是和凡人一樣的被置於宿命之下，沒有權力可以突然的改變世界事物進行的方向。切確的說，就是希臘的神並不能做出什麼奇蹟，他們不過很靈敏，很有科學的知識罷了。他們知道一切，他們認識所有的植物和其藥性，他們知道怎樣配製藥劑；若是他們願意，他們能指教所求的人一條正確的路，以完其欲望。因此希臘人請求神們爲病人用這種科學比請求用人的——這就是說神的——力爲多。

有些人相信，發明醫術的是阿台娜 (Athena, 和平的女神)。有一次有名的派呂克虜 Periklo, 紀元前第五世紀時人，政治家，向她祈求，她出現在他的夢中，指示他一種植物，這植物會醫好了建築師姆乃西克虜 (Mnesiklo)。在雅典城中，阿台娜女神有一個廟，在那裏，人們尊崇她爲 Athena-Higia, 意思就是阿台娜康健 (Athena-Sano)。

別方面，阿爾台米斯 (Artemis, 月神) 在她自己著名的愛番鎖 (Epheso) 的廟裏，秘密的知道一種能戰勝眼科百病的膏藥；阿弗羅羅台 (Afrodite) 即 (Venus, 愛神) 專消頭腫；海爾摩 (Hermo, 風神)，海臘克萊奧 (Herakleo, 人間的英雄)，海法夷斯安 (Hefaisto, 火神)，有時也給與一點醫學上的意見；甚至有些神女也有治愈皮膚病的名聲。

有些新至希臘的神允許給人們以醫治和健康的，很快的便得到了人民的信奉。被名爲薩

本日期錄

希臘的朝山和奇蹟地	魯彥
東城舊侶	衣萍
「碰壁」之餘	魯迅
詩	川島
別十與天罡	凱全

巴銳奧(Sabazio, 植物之神)的弗呂革(Friga, 小亞細亞之古邦)的巴克呵(Bakho, 酒神)就是這樣,他是用自己的 Koribantoi (原註: Koribantoi 是一種舞蹈的牧師)的劇烈的音樂和舞蹈醫治精神病的。埃及神伊西斯(Isis, 地神),奧西里斯(Osiris, Isis的丈夫)和賽臘片斯(Serapis)到希臘的時候已在拍安萊馬搖菲拉拾耳福(Ptolemaio Filadelfo, 埃及王, 紀元前一八五—二四七年)治國的末期,但是在數年中,希臘人就造了十五個神廟給他們,賽臘片斯治病的名聲大盛起來,竟可以和希臘的醫術大神阿斯克萊片奧(Asklepio)相競了。

但前面所說的這些神,都是些後來到希臘的,或醫病的事情祇當做附屬的職務的神。此外還有些別的神,專以醫病為主的,特選的事業的神。

最初在希臘境內出現的是派阿儒(Paano),他在荷馬(Homero)時代已經存在了。因為那時奧李姆坡(Olimpo)的諸神——男神和女神——和平的凡人一樣,在他們之間常有爭鬥,有時甚至他們的激烈的,神的情慾還促動他們和人們爭鬥,他們打別的神或人,亦為別的神或人所打;因此他們常被打腫,跌傷,割破。受了傷以後,他們和人們一樣感受痛苦,他們痛得叫號起來,比人們的要響亮,非常的高,非常的大;嚇得希臘人和推來人(Protaoi)渾

身戰慄起來。這種可憐的受傷的神雖沒有死的危險,却也沒有忍受疼痛的能力,於是就只有請神醫派阿儒救援了。例如在 Iliado 的第五書中,我們可以讀到派阿儒給哈陀(Hado, 冥府之神)搽傷藥的故事。關於阿羅(Aro, 戰爭之神)也有同樣的故事(原註:見 Iliado 第五書第五章八四六頁):

『當殘忍的阿羅看見強悍的提奧美陀(Diomedo)時……他一直向他走了過去。隨後當他們接近時,阿羅就首先提起青銅長槍,從自己的馬鞭和馬具上向他刺了過去,狠狠的要取他的性命。但是藍眼睛的阿台娜接住長槍,往車下推去,不使牠刺中。隨後狂叫的提奧美陀使用自己的青銅刺了過去。阿台娜把這長槍推向阿羅肚下繫甲袴的地方。長槍刺進那裏,戳破了他的美麗的皮膚。阿羅拔出長槍,大聲的叫號起來,如九千或一萬人在戰場上開始鬥時的吶喊。希臘人和推來人嚇得戰慄了,受傷的阿羅的叫聲這樣響亮。』

阿羅走到奧李姆坡,呻吟着,向宙鎖訴苦了。

『宙鎖命派阿儒醫治他。派阿儒為他搽上止痛的藥便把他醫好,因為他原不是一個凡人。正如白色的流動的牛乳一般,混入無花菓汁便濃厚,攪擾便堅凝,派阿儒這樣快的醫好了活潑的阿羅。隨後海擺(Hete, 青春之女

神)給他洗沐,又給他穿上中意的衣服。最後他便驕傲着自己的光榮,坐倒在宙鎖的旁邊。』

派阿儒既然能給神以健康,自然也適宜於救援受苦的病人,人人向他祈求,自然能得到他的醫治的方法。因此希臘人對他常有所犧牲,抱着這個目的。

派阿儒不久和阿坡虜儒(Apollono, 日神)相混,和他形成了一個神。從那時起,阿坡虜儒派阿儒(Apollono-Paano)便被視為醫術之神。賓達羅(Pindaro, 希臘大詩人,約生於紀元前五百二十二年)曾說:『阿坡虜儒給與女人和男人以抵抗危病的方法』(原註:見其所著 Pindar 第五章第八十五頁)。時疫不止一次的在希臘境內撒下死的種子,他們都向他祈求。他們相信,不會死的人都是他救活的。但是他還有許多不同的事情:他是諧和與音樂之主,他須給詩人以靈感,他須授男女豫言家以默示,他須給人們以夢,他須賞善罰惡,他須保護農人,殺滅蝗,蝗虫和田鼠,他須由恩寵的眼光使牲畜生產,他須在每家的門限上看守,他須在路上引導旅行者,不幸的神。多麼多的事情!這樣,古時的希臘人當然以為他的神通不論怎樣廣大,沒有有些帮手是不能完成這許多責任的。

結果,他們由深信的幻想中想像出阿坡虜

儒有幾個專做醫生的兒子。然而阿坡虜儒并沒有結過婚。因為他有一次向海斯替阿 (Hestia 家庭之神) 求婚，這位自尊的女神寧願永為處女，不願置自身於夫主之下，嚴厲的回答說：『不！』阿坡虜儒對於這種決絕的拒絕不舒服，隨後便不再向任何女神求婚了。但是因為他又怎麼樣也過不慣獨身生活，他有時就只好和中间的凡間的女人結短期的婚了。從這些地方，他便得到了些後代。

阿姆菲阿儒奧 (Amfiarao) 就是阿坡虜儒的後代。他很勇敢，很聰明，很虔誠。但是他是一個愚蠢的，不忠實的，負心的女子錯結了婚，對於她的朝三暮四的任情，他退讓，忍耐，宙鎖責罰他，把他吞入了地縫裏；但後來宙鎖又賜給他「永生」，以酬報他的正直，聰明，學問。因此阿姆菲阿儒奧有許多神廟。病人到他的廟裏，求他在夢裏告訴他們有效的藥品的非常之多，尤其在他的奧羅坡 (Oruboe) 的廟裏。

台賽奧 (Tessao, 英雄) 的兒子希坡李安 (Hippolito) 並不是一個十分不幸的，因了後母番嫁臘 (Fedra) 的不道德的愛情而受苦者，因為在塔來再儒 (Trezeno) 城中，他還有一個像人家當他是半神的英雄，阿呂索奧 (Arigio) 的居民又敬崇他，當他是一個醫神。實際上他的生命並不會在塔來再儒城門旁遇着龍時悲哀

的一幕裏了結。他那時確是死了過去，但阿斯克萊片奧確又把他救活了。他變為聰明，敏捷，認識自然的秘密，他的學問和誠度使他得到永生。然而阿斯克萊片奧的盛名蓋住了他的名聲，人家甚至在他的塔來再儒祖國內為他的競爭者阿斯克萊片奧建築了好些神廟，因為阿斯克萊片奧在希希臘是一位主要的醫術之神。在荷馬時代，阿斯克萊片奧已經進了高貴的神羣中。Iliado 的作者或作者們寫他是一個台沙李奧 (Tessalio) 中塔呂卡城的王。他們說他的醫學是從彩泰羅喜羅儒 (Centauru Hirono) 處學的；

當長期的推來的圍困期間，為希臘長官們做醫生的他的兩個兒子馬哈奧儒 (Mahaono) 和坡達李羅 (Podaliro) 的醫術是他自己教的。荷馬祇這樣的描寫他和他的家庭。但是他的傳說不久即得到了更大的擴充。人家把他當做阿坡虜儒和柯羅尼斯 (Koronis) 的兒子。愛片達羅 (Epitauru) 人說他的母親柯羅尼斯即生他在這個地方，柯羅尼斯忍心的把他棄在山上，山羊喂他，牧狗看護他，最後一個牧人發現了他，看見奇異的電光知道他是神之子。在別的地方，人家說是，他的父親阿坡虜儒在嫉怒時殺死了柯羅尼斯，救了她肚裏的孩子，托付給彩泰羅喜羅儒。阿斯克萊片奧在醫學方面很快的超過了他的教師，不僅能醫治活着的，且能醫活已死的。於是冥府之神哈陀到諸神的領袖宙鎖

那裏去訴說了，他說這個凡人阿斯克萊片奧要使地獄絕種。宙鎖要給他兄弟哈陀報仇，便用雷殺死了阿斯克萊片奧。但是一報還一報。阿坡虜儒要報他兒子的仇，用箭射死了在愛塔那 (Etna) 山上為宙鎖鍛電的牽克虜坡們 (Cikoi-poi)。爲了這事，宙鎖罰阿坡虜儒在人間服了九年的勞役。然而爭鬥就這樣的終結了。阿斯克萊片奧因了自己的學問聰明，從地獄裏走了出來，成了一位神，並且得到了神的榮譽。

希臘人還給他加上了許多家屬和伴者。在神殿裏，他的旁邊坐着一這自然是像他的妻子愛片奧耐 (Epione)，這名字的意義是「止痛者」；僕神台萊斯福羅 (Telesforo) 或阿采西奧 (Acesio)，義為「復原者」；他的女兒，柏那采阿 (Panacea, 愈百病者)，雅鎖 (Iaso, 女醫)，阿夷門萊 (Aigle, 日光)；他的兒子，衣阿尼斯珂 (Iantisiko, 醫士)，阿萊克沙儒爾 (Aleksanor, 救者)，阿臘安 (Arato, 聖者)。這些名字都是表示宜於醫治疾病的神的意思。甚至他們還給他加上了一個新的女兒希該儒 (Higia, 健康)，這祇是一個變人的抽象名詞，他們在後來纔想出一個活的身體，把他加入到阿斯克萊片奧的後代裏面去的。

台沙呂奧的險峻的山間的塔呂卡城，宛是這位由人而成神者的傳說的搖籃，又是他為人生崇奉的場所。在那裏，他有一個最古的祈禱

處和永爲病人設備的避難處(原註：凡阿斯克萊片奧的不主要的廟裏亦都有此等避難處)。他的神聲傳揚開去，進美了賽尼奧(Messenio)進了愛片塞羅，隨後從那裏出來便普照所有希臘人居住的地方。紀元後第二世紀時的好遊的保沙尼奧(Pausanio)講到阿斯克萊片奧的六十三個神廟。在雅典的一個，是建築於派虜坡耐鎮(Peloponero)戰爭開始，使阿替珂(Atiko, 地名)悲苦的駭人的厲疫期內(原註：此事發生在紀元前第五世紀。Thucidido 親見此厲疫，曾有很有價值的描寫)。

在意大利，羅馬也想有一個阿斯克萊片奧神廟。在厲疫盛行的時候——古人常講到厲疫或危險的流行病——紀元前二百九十二年，羅馬人不相信人醫，只相信神醫。他們派了些大臣到很著名的愛片達羅去。大臣們從那裏帶回來一條活在神廟裏的老實的蛇。羅馬人原是看見蛇就以爲是神的，因此立刻毫不猶豫的相信，以爲是阿斯克萊片奧親自來訪問他們了。他們甚至說，這蛇是棄了牠的船，遊到替白羅(Tibro)島來的。因了這緣故，羅馬人在那裏造了一個神殿給阿斯克萊片奧。(本節完)

東城舊侶

(寄給湖上飄泊的C)

衣萍

這是一個暴風雨過去了的秋晚，星星大約

還沒有消息吧，我坐在這古廟的西院的一小房裏寫信給你，在湖上飄泊的你。C，我們不曾見面，已經四個整年了；提起你，我使想起東城，那永遠不能忘記的鬥鷄坑的浪漫生涯。在那裏，我們曾儘情地驕傲，我們曾狂放地自由，我們曾藐視世間一切的卑鄙的人類和虛偽的真理。你和我每晚共睡在幾塊木板拼成的小床上，抵足談天，常常徹夜不睡。時而強顏歡笑，時而高歌當哭。有時談得倦了，你便坐起身來，高彈着你心愛的伴侶琵琶。我說，「夜深了，彈什麼呢？」你說，「我在這裏彈着琵琶接太陽。」太陽麼？還早吧。」我知道你的心中正充滿了悲哀，便也不肯用些不入耳之言來勸你。C，當我到北京的那一年，你的父親似乎剛去世吧。你對於你的父親平時的主張很不合；你告訴我，你會寫信否認過他是父親的。但當你的父親的死耗傳來以後，你的沉痛和悲哀，似乎比那些自稱孝子的人還深萬倍。你爲了反對你的父親，脫離家庭，曾受了無數的羣衆的痛恨與唾罵。羣衆用了種種的手段與方法壓迫你，陷害你，以爲你是萬惡不赦的人！但是，C，你的一腔熱淚，只有你自己和我懂得吧。我在沒有來京以前，和你是沒有見過面的，雖然我們也不斷地通着信，雖然我們的家相隔不過五六里。C，想不到我們沒見面便成了知己。那一年的秋天，我從家裏來京，到金陵

便把家裏帶來的幾十元盤費用完了。我困居在一個鼓樓下的客寓裏，每天悶吃悶睡，一連住了兩月，看看秋盡冬來，箱裏的幾件破衣已當完了，公寓裏老板的臉孔也一天天地擰惡起來。那時叫我來京的是H先生，可是我不願意把我的潦倒生涯給H先生知道。金陵雖然也有幾個舊同學，但彼此都是一般窮困，誰又能向誰借得一文錢呢！冬風一天天的嚴厲起來，可憐我的身上只有一件夾衫。天氣晴朗的日子，我還能獨自踱到荒郊逛逛，對着白雲和清風聊話我的心中煩惱情形；要是不幸而逢着天氣陰鬱，狂風怒號的日子，我便只能擁着薄被，躺在牀上。C，那時般般寫信給我的是你，因爲你在北京，也很誠懇地希望我來。但同時你也老實告我，你們自己開的飯館已經關門了，你自己的生活也發生了問題。幸而你還得着你的一個朋友的幫助，可以做點文章賣錢度日。C，我本不敢將我的窮困情形告訴你，但後來想想，除却你又沒有可以告訴的地方，我終於忍痛將我的情形快函告你。你接着我的信，果然着急萬分，你從朋友那裏借來二十元給我做盤費，又知道我身上沒有衣服，便把你自已穿的大衣也寄給我。我們那時還是一個沒有見面的朋友，我接着你的大衣和錢，感激和同情之淚竟忍不住流了半天。次日我便動身到北京來了，火車到京城的一晚，月光似乎

正照着積雪吧，我穿着你的大衣坐着洋車好容易找到門雞坑，一個荒僻而冷落的死胡同裏。我叩門，C你拿着洋燈親自跑出來接我，當我握着你的手對着你的微笑的臉龐的時節，我的心中竟不知是甜是苦，悲歡交集，有話也不知從何說起。我們從此便同度那門雞坑裏的浪漫生涯。我們的性情，雖然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早驕傲和狂放，大約也是一樣吧。記得有一次，你告訴我：「驕傲是做人的最好法子。」那時常到我們這裏來的是鐘鼓寺的Y君，Y君是一個有名的瘋子。我們在月光地上，喝着酒，拍着桌，罵世界，罵社會，罵人類，罵家庭，罵一切的無聊道德和法律。但是C，你還記得麼？有一晚，罵到家庭，Y忽然嗚咽起來。因為V的家庭，似乎有難言的隱痛似的。C，你那時也忽然悒悒不歡，你大約是想你剛去世的父親吧。我們是從來不肯互相安慰的。我們是一般的情癡。有淚便儘情地哭，有樂便儘情地笑呵！

但是，C，我們的不幸的命運，終於給那且先生說中了，他說，「你們這一班小名士，餓也會把你們餓死了！」C，我們的狂放和驕傲竟敵不了那萬惡的經濟制度的壓迫。門雞坑的生涯，竟一天天地黯淡起來。我們親自燒爐，親自買菜，親自煮飯。這樣的生活維持了不知幾個月，而米舖子已經來討米賬了，煤舖

子已經來討煤賬了，一月數元的房租也竟無力擔負。C，在這樣醜惡的世界，我們要做那自由而美麗的理想的好夢是沒有不失敗的。理想，理想永遠是天際的微霞，是地上的曇花，牠只能存在人們的腦裏而不能實現在人們的身邊。古代最偉大的理想家不是給人們釘死，磔死，就是給人們哭死罵死的。何況我們呢？渺小而怯弱的我們呵！就是受點饑寒，壓迫，虛待，惡評，原是活該！

C，從那時起，你我便遷居在隣近胡同的一個小公寓裏。大約是受了激刺的緣故能，你我都自覺的成了頑固的唯物主義者。記得有一天，Y來問我，「青年所需要的究竟是什麼？」我說，「大約不過金錢和女子而已。」Y很生氣，但一時也沒有話可以回答我。我們那時對於這萬惡的眼前世界，既然十分厭惡，又免不了十分執着。那時Y曾提倡飄渺虛無的「大破壞主義」，他自己掛起了「新英雄」的招牌，他反對我們談戀愛，（可憐！我們的Y後來竟以單戀喪命！這一筆糊塗賬真是從何說起！）他說，「破壞好像造路，假如前面有牆擋住了，最好早將這阻礙的牆一齊推平。阻礙前進的牆不推平，我們也不必提倡造路。」他又說，「中國的社會糟極了，沒有澈底的破壞不必談到建設。」C，你是否還記得，一班小朋友，在公寓裏弄硫磺的故事麼？從提倡破

壞而到提倡結社談文學，從弄硫磺而變到做歪詩，C，我們實在已經成為無用的懦夫而不自知了。後來你又因為戀愛而生了兒子，你既做了父親，於是又不得不另租房子分居，而且你的負擔一天重似一天，你便不得不離開北京而東西奔走。我們從此便一別四年。在這四年間我們失去了我們的Y，可憐一位提倡破壞的新英雄竟因為戀愛而與草木同腐！C，我聽說你一困於金陵，再阨於長沙，莽莽天涯，似乎竟沒有你立足之地。因為你刻骨地厭惡羣衆，所以羣衆也刻骨地厭惡你。最後你只攜着你的愛人而回到萬山叢中的故鄉。故鄉，那裏有美麗的青山，那裏有清澈的綠水，那裏多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勞動人民。我以為你回到那樣勞動的社會裏，大約也可以暫時安心了吧。但是，C，我在從滬上寄來的一本故鄉朋友們辦的小雜誌上，看見你攻擊鄉間的紳士和老頑固的文章，知道你到了那裏又厭惡那裏了，C，我總相信，堅執地相信，這世界是錯了的，而且你總可以站在不錯的一邊。因為世界是虛偽，而你是真實；世界是敷衍，而你是澈底。無論你有怎樣的罪惡，缺點，如社會上無數的「羣鬼」所攻擊你的所說；但是你的真實和澈底，足以使你的罪惡和缺點完全消滅，如浮雲的消滅在熱烈的太陽光底下一樣！

C，昨夜，這真是夢想不到的，我接獲你的來信，知道你已經從家鄉到了杭州了，你現在湖上飄泊。你說你要到北京來，你說來到北京就餓死也甘心的，C，我不懂得，你為什麼愛這樣破爛，臭腐，荒涼的北京城！但是我記得一個新交的朋友H曾對我說，「我愛北京，因為北京能找着幾個可談的朋友。」C，我想你也許爲了你的幾個朋友而到北京來的。但是，我真有點怕見你，C，因為別來四年，你的門雞坑裏的老朋友已經憔悴而且蒼老得不堪了，你見面時一定要很驚怪，也許竟至「相逢不相識」。這遙遙闊別的四年中，我已經越過墮落的深淵，洩出愛戀的恨悔，從穿了誘惑和恐怖之衣的惡魔的手中解放出來了，雖然我的身上還存在着許多世間的不幸的傷痕。我是從黑暗之城裏久居的人，我已經不怕黑暗了。因爲我相信，無論晚上怎樣有星星和月光，日間怎樣有紅霞和太陽，但在這寂寞的人間，在這不進步的社會，永遠是一般的黑暗，無論是午夜或是早晨。我對於人生熱烈地執着的，我愛人間的聲，色，香，味，雖然我對於狡猾而無恥的鬼們穿着紳士之衣在人間的城內奔走，有時也十分慨然。反抗是怎樣無力呵！

C，我現在的無聊的希望，只希望能找着幾個狂放而驕傲的流氓朋友，在月亮地上再恢復從前在門雞坑的喝酒謾罵的生涯，聊以解解心

中的積憤。來吧，快來吧，可愛的浪漫的C！餓死原是我輩分內事，而且我輩餓死也最好是死在一起！

暴風雨過去的晚上

「碰壁」之餘

魯迅

女師大事件在北京似乎頗算一個問題，號稱「大報」如所謂「現代評論」者，居然也「評論」了好幾次。據我所記得的，是先有「一個女讀者」的一封信，無名小粹，不在話下。此後是兩個作者的「評論」了：陳西滢先生在「閒話」之間評爲「臭毛廁」，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師大觀劇的經驗」裏則比作戲場。我很吃驚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這麼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見也不無符合之點；都不將學校看作學校，這一點，也可以包括楊蔭榆女士的「學校猶家庭」和段祺瑞執政的「先父兄之教」。

陳西滢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的「閒話」作家，那大名我在報紙的廣告上早經看熟了，然而大概還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氣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蟲也委實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者，我在女師風潮紀事」上纔識大名，是八月一日擁楊蔭榆女士攻入學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現在，却又知道他還是一位達人了，庸人以爲學潮的，到他眼睛裏就等于「觀劇」：這是何等逍遙自在。

據文章上說，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楊女士

「不過見面兩次」，但却被用電話邀去看「名振一時的文明新戲」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車，否則，還要用汽車來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現在，壽命已不可謂不長，而從沒有遇見過一個不大認識的女士來邀「觀劇」；對於女師大的事說了幾句話，尙且因爲不過是教一兩點功課的講師，「碰壁之後」，「還很恭聽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報上所發表的偉論。真的，世界上實在又有各式各樣的運氣，各式各樣的嘴，各式各樣的眼睛。」

接着又是西滢先生的「閒話」：「現在一部份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風潮佔去了。現在大部份愛國運動的青年的時間，也幾乎全讓女師風潮佔去。……女師風潮實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實在有了不得的大意義。」臨末還有頗爲俏皮的結論道：「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正如人們有各式各樣的眼睛一樣，也有各式各樣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國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講冷話的人說起來，也許以爲意在於一個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事也就可以說「精神分析」之後，許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

是「小人」，只要並非自以為還鑽在外套裏的不顯本相的東西。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中國人是一聖之時者也」教徒，況且活在二十世紀了，有華道理，有洋道理，輕重當然是都隨意而無不合于道的：重男輕女也行，重女輕男也行，爲了一個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輕若干女性也行，爲了一個男人而輕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從西溼先生看出底細之後，除了啞吧或半陰陽，就都墜入弗羅特先生所掘的陷阱裏去了。

自墜已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還要帶累超然的局外人。例如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風潮，從有些眼睛看來，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為竟佔去了許多可貴的東西，如「報紙的篇幅」「青年的時間」之類，所以，連「現代評論」的「篇幅」和「西溼先生的「時間」也被拖累着佔去一點了，而尤其罪大惡極的是觸犯了什麼「重男輕女」，重女輕男這些秘密。倘不是西溼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要被含糊過去。

我看，奧國的學者實在有些偏激，弗羅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是一律看待，不讓誰站在超人間的上帝的地位上。還有那短命的 Otto Weininger，他的痛罵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長，學生，同鄉，親戚，愛人，自己的

太太，太太的同鄉，簡直連自己的媽都罵在內。這實在和弗羅特說一樣，都使人難于利用。不知道咱們的教授或學者們，可有方法補救沒有？但是，我要先報告一個好消息：Miss Biggs 早用手鎗自殺了。這已經有劉百昭率領打手痛打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的「毛丫頭」一般「痛快」，他的話也就大可以置之不理了罷。

還有一個好消息。「毛丫頭」打出之後，張崧年先生引「羅素之所信」道，「因世人之愚，許多問題或終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決也！」（京副二五〇號）又據楊蔭榆女士章士釗總長者流之所說，則搗亂的「毛丫頭」是極少數，可見中國的聰明人還多着哩，這是大可以樂觀的。

忽而想談談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經有兩次被封爲「學者」，而發表之後，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張中國的青年應當多看外國書，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時候，便有論客以爲素稱學者的魯迅不該如此，而現在竟至如此，則不但決非學者，而且還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這回僉事免職之後，我在「莽原」上發表了答 K S 君信，論及章士釗的脚色和文章的時候，又有論客以爲因失了「區區僉事」而反對章士釗，確是氣

量狹小，沒有「學者的態度」；而且，豈但沒有「學者的態度」而已哉；還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實，沒有「學者的態度」，那就不是學者嘍，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學者。至于何時封贈，何時考定，却連我自己也一點都不知道。待到他們在報上說出我是學者，我自己也藉此知道了原來我是學者的時候，則已經同時發表了我的罪狀，接着就將這體面名稱革掉了，雖然總該要恢復，以便第三次的藉口。

據我想來，僉事——文士詩人往往誤作簽事，今據官書正定——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區區」，只要看我免職之後，就頗有些人在那鑽謀補缺，便是一個老大證據。至于又有些人以爲無足重輕者，大約自己現在還不過做幾句「說不出」的詩文，所以不知不覺地就來「慷他人之慨」了罷，因爲人的將來是想不到。然而，慚愧我還不是「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盡如人意」，已經在平政院對章士釗提起訴訟了。

提起訴訟之後，我只在答 K S 君信裏論及一回章士釗，但聽說已經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別一論客却道是並不大罵，所以魯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經驗的事委實有點希奇，每有「碰壁」一類的事，平時回護我的大抵願我設法應付，甚至于暫圖苟全。平時憎惡我的却

總希望我做一個完人，即使敵手用了卑劣的流
言和陰謀，也應該正襟危坐，毫無憤怒，默
默地喫苦；或則戟指嚼舌，噴血而亡。爲什
麼呢？自然是專爲顧全我的人格起見嘍。
夠了，我其實又何嘗「碰壁」，至多也不
過遇見了「鬼打牆」罷了。

詩

川島

(一)
要爲了途中的寒冷而不來，
我們的袖子便該冰透了。

(二)
到芍藥園裏去探看情人時，
那遠處開着的白芍藥就如伊戴着的帽。

詩，本來是要詩人來做的，叫我做詩真
如要楊蔭榆女士辭職，簡直是一件難
事。七夕，『與內子步月庭中』，追懷
過去，不禁神往，更不禁忘我之不會做
詩，便寫成了這多少字。以受『內子』之
幫助不少，故敢題曰『詩』：非敢汪麻子
也。
一九二五，九，三。

別十與天罡

凱明先生：

近來在校，苦悶欲死，平素當家常便飯吃
的新出刊物也不得入目了，因爲某大人以牠爲
鼓吹過激的東西，所以有點不大樂意，各書局

也會體帖大人的尊意，也便自行停止出售了，
偌大一個省城竟買不到一份語絲，真是笑話，
氣死人的笑話！

老實說：就是有賣的，我們也不敢買了
看，恐怕看了染上過激的色彩，於自己有害。
某大人曾經出過告示捉拿過激黨；暑期內大人
爲慎重防範起見，把留校各生的名字悉錄了
去，如有規外行動，好按名定罪，並將其家長
捉來同押警察廳，以罪其戒子不嚴。當時我却
並不懼怕，而且還有點得意，平庸如我的小生
的名字，居然得蒙大人看見，真可謂「三生有
幸」了。
另有一位比這大人小一點的大人，對於白
話文非常不滿，大有復古的意思，考試的時候
曾經出過這樣題目：「求學要法聖人記」。記
字彷彿有點不通，不過大人撰的一定不至於有
錯。
八月三十日，少全於濟南。

少全先生：

貴地的情形，日前遇見自由週刊社的兩位
朋友的時候，也已經聽他們說起過了。吳稚暉
先生引過某大人的話，「你們拏到別十，我拏
著天罡。」大家實在此刻手裏拏著一副別十，奈
何他不得，因此，我還是去拏天罡要緊，這是
比什麼都好的「往自由之路」。張崧年先生在
我論事實書（京副九之二四一）的末尾有這一
句話，「中國而要強，倒要在變得中國人對於
軍人有了同情之時。」我狠以爲然，而且這樣

想也有好久了。這並不是說軍閥他們鬧得不
錯，乃是說我們須得自己去倣軍「閱」，（這
閱字略有語病，）倘若要打倒他們。中國向來
真把兵看得太賤太壞了，——這並不因爲我是
當過兵的緣故，纔來「嚴重地提出抗議」。
現在知識階級應做的事是，一部分去弄學問藝
術，改革思想，一部分「往民間去」一部分特
別有才力，「胆智不凡」的尤須「往兵裏去」！清
末革命的先烈這樣的做過了，民國一經成立，
大家都寬了心，以爲天下從此長治久安，都去
談文化，其實這也只是做文官的敲門磚，將武
力交給一班張三李四，「太阿倒持」，「反受欺
凌，正是怨不得別人。現在覺悟的時期應當到
了：兵是最要緊，最可貴的東西，我們應該自
己當，大人（即兵頭）也要我們自己做；那時
我們才會有自由。我這些話與來信似乎有點牛
頭不對馬嘴，不過因爲聯想到了，順便一說。
近五六年中，我乃由理想的強兵主義而變爲理
想的義戰主義，主義之剛柔不同，然其爲理想
的則一也。吁！

復古運動是現今最新的潮流，據說這就是
什麼利乃誦斯。Renaissance?。！京津「學
者」現今正在熱心辦書院，因爲學校已經舊了。
這樣看來，某次大人還是「學者」們的先覺
哩。九月十日，凱明，于京師。

「留給青年藝術家們的幾句話」的正誤表登在
本期中縫。